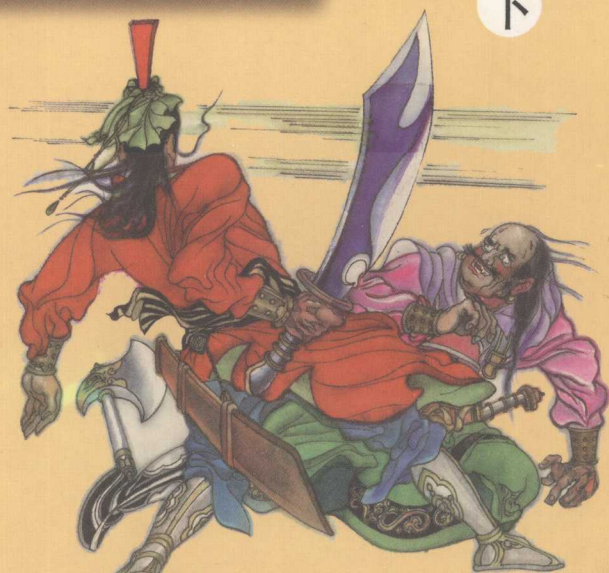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

沉沙谷

下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上官鼎 著



I 247.5
2331
2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沉沙谷下

(台灣)上官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沙谷/上官鼎著, -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1999. 4
(上官鼎真品全集)
ISBN 7-5396-1836-1

I. 沉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0845 号

沉沙谷(上、下)

[台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 闻 一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中牟县胶印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2

插 页: 4

字 数: 520,000

印 数: 8000

版 次: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1836-1/I·1715

定 价: 34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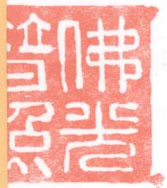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作者简介

上官鼎生于1917年。1955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，是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之一。享誉港、台、澳、大陆之间。上官鼎先生一生中有很多巨著问世，在台湾众多的武侠名家中有“侠圣”之称。

上官先生的作品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精华且开新派先河，融合了“北派五大家”的精髓。把玄妙心法、人世沧桑、奇功秘艺、儿女私情与悬妙设置，巧妙的共冶一炉。集前辈大成又在新派独领风骚。

上官先生的作品，个性鲜明、情节奇巧、结构宏阔、境意深邃。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，上至皇帝大臣、下至市井无赖，从大侠名家到无名小卒，无不活灵活现。在情节结构上，上官先生的作品堪与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。



第十二章 往事如烟

想到碗儿，她便放缓了坐骑的脚力，因为，她有个责任感，她须保护碗儿，虽然碗儿的身世对她还是陌生的，她甚至不关心这点，但她对碗儿的纯真，又带上了多少分的喜爱。

矛盾是女人的特性，尤其是在成长期中的少女。

于是，她渐渐已可听到碗儿那匹大黑马的蹄声。

接着，随风而至的，是碗儿急切的呼声：“查姊姊，查姊姊！”

她本想维持尊严，装作不睬她，但是，终于她忍不住了，她一拔坐骑，回头奔向碗儿。

两马相交，皆高嘶一声，前蹄高举。

两人不约而同地翻身下马，她们紧抱在一起，碗儿低声啜泣道：“我……我不应该不听姊姊的话，姊姊，你对我这么好。”

查汝明心中歉然倍增，她内心的激动到了极点，她强忍住眼中呼之欲出的泪珠道：“碗妹，你没错，我不该……”

碗儿抬头凝视着她的双睛，打断她的话道：“姊姊不必再讲了，我们还是赶路要紧。”

说着，先自上了马，查汝明更为感动，她方才明了，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，还有更重要的事，那么，一个陆介的来去，又有什么太多重视之处呢？

她觉得她真正了解了她的师父，她师父自少皈依佛门，红颜常伴青灯，而终生行侠仗义，她起先以为这是一种苦修的形式，她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她回顾周身景色，到底，尘世尚可留恋啊！

她注视着姚碗，她因过去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而感觉到

惭愧。

而姚琬又怎能知道此刻她那千变万化的内心呢？她并不知道自己对查姊姊在无形中的影响是多大，她当然更不知道，眼前的查姊姊是她和陆大哥间最大的障碍，而她似乎已在心理上压倒了第一号的对手。

因此，她只有不安地回看查姊姊几眼，她对刚才自己违抗她的行为仍感到抱歉，她声道：“姊姊，我们走吧。”

查汝明木然地点点头，上了马，她们又并骑驰骋于北国的原野之上。

她们的行程仍是往西行，这路径并非是事先商议好的，而是不约而同地都有同感。

琬儿名为游历，实则是想陆介。

查汝明也想再和陆介见面，但她的自尊心，又禁止她作如是想，这就是何以她一度向东行，而折入伏牛山的理由，现在她聊可自欺的是，她是和琬妹妹同行，她不过是与琬妹妹同览天下之名胜而已，当然，如果因此遇见陆介，这也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。

少女的心理，就是这般的微妙。

但他们彼此并不知道，她们真正西行的目标，正如表面的理由一样，是完全符合的。

她们的足迹所及，曾到过西安城南慈恩寺雄伟的大雁塔，城东壮观的七十二孔灞桥，二处皆遍布了唐人的遗迹，她们也游览过咸阳城北的碑林以及周代诸王等的贵陵，她们也曾路过了词人墨客最喜提及的大散关，和今古兵家必争的潼关，但一切的一切，都不能吸引她们，使她们暂驻芳踪。

一路上，她们不止二三次地听闻到天全教的倒行逆施，但除了目睹以外，她们并不分心，而仍贯彻其路线。

她们也曾察觉到，陕甘两省的武林将有空前之争，但她们除了一个人之外，并不多关怀。



她们不断地听到蛇形令主，也就是天全教主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，剑剑诛绝，甚至连初生婴孩都不放过，但她们抱着同一心理，等到找到陆哥哥再说。

只有关于陆介的消息，才能使她们驻足，但江湖上对这新起之秀，当代全真首徒的传说，竟是众说纷纭，甚至，到如今为止，还没有人送他一个绰号，这只是因为见过他的人，实在是少之又少。

她们继续西进，不管北国的旱季将临。

她们还是西进，也不管已渐脱离了汉族定居的范围。

她们更西进，绝不管眼前一切的困难！

她们相互地说：“大漠落日，塞上飘雪，是何等壮观。”

而其实，她们的内心，只被同一因素所结合。

她们的友谊虽随时而增，但她们的却相同地固守着心中的机密。

有人说，爱情是女人的全部生活，这话未必全对，但就初恋的少女而言，至少它百分之百是对的。

不过，她们在这方面有实质上的差别——

查汝明是成熟的美，她是知道恋爱而恋爱，因此她处处多幻想，多顾忌，怕失败。

而姚晓是待开的苞蕾，她是不知恋爱而恋爱，因此她不思而为之，连成败都不想，她根本未把对方的几种可能列入考虑之内。

但可怕的并不在于她们与日俱增的友情，也不是她们恋爱方面的差异，可怕的而是，她们有如此高贵而真纯的友谊，但也有同一爱恋的对象——陆介。

幸而人不能通晓未来，所以，至少现在她们仍是快活地共同生活在一起。但是将来呢？

管他的，将来总归是将来啊……

不消说，一剑双夺震神州查汝安赶向陇南去找查汝明，一定是落了空，因为查汝明和姚晓早就离开了甘肃。

随着气候的变迁，黑夜是愈来愈短了，昨夜她们是躲在一棵古

树的树洞中度过的，在这附近她们曾发现了一个残毁大半的破庙，但是，她们对那破庙都怀着一种恐怖之心，于是她们宁愿睡在大树洞里。

姚琬扭动了一下身躯，她张开了双眼，头上洞口外还是一片黑，但是，这些流浪的日子的经验告诉她，天就要亮了。

她轻轻爬起来，看了看仍在熟睡中的查汝明，那向下微弯的眼缘构成了一条优美的曲线，她忍不住俯下身来，轻轻地在查汝明的额角上吻了一下。

她站起身来，爬出树洞，心中想到：“到什么地方去弄点清水来洗漱，也省得查姊姊老是笑我大小姐什么都不懂。”

她信步走了几步，远远又望见那座破庙，这时，天边已有一线曙光，照在那半边塌毁的古庙上，她心中暗道：“昨天晚止黑暗中看这破庙好像有点凄凄惨惨的模样，现在看来就不觉得可怕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她忽然想到：“庙里多半有井水，我何不去弄一点来？”

于是她就向那破庙走去。

晨风吹来一丝寒意，她白色的衣裙飘曳着，就像散花仙子一样。那古庙虽然已有半边墙垣全塌了，但是大门仍是好的，远远看去，似乎并没有上锁。

姚琬走到庙门口，轻轻一推，那扇黑漆半落的木门呀然应声而开，她向里面探视一会儿，便跨步走了进去。

她方一进门，那木门似乎久无人用，咿呀一声，又关了起来，藉着那淡淡曙光，只见左面梁上全是灰尘蛛丝，似乎有几十年没有人问过似的。再向右面一看，却使她芳心大大一惊——

原来右面黑暗中依稀有一个黑漆漆的人影，她吓得连忙向后退了两步。

这时那黑影忽然搐动了一下，发出一声沉重而倦累的叹息，这一下可把姚琬险些儿惊得叫出声来。

但是，姚碗毕竟有些胆气，她原先心中很是恐怖，到了这时，反倒镇定了一些，她定了定神，仔细一瞧，依稀可见黑暗中有一人盘膝而坐，那人浑身不住抖动，似乎受了极重的伤害。

姚碗生性感情丰富，想到这一点，立刻又生出一种同情之心，她壮着胆子走近一些，只见那人身着道袍，胡子雪白，看来是个老道士。

忽然，那人头顶上冒出阵阵蒸气，而且愈来愈浓，姚碗大吃一惊，她一看这情形，知道这个老道功力之深，只怕比她一生所见的任何高手犹要高出一筹，当下心中不禁又惊又佩，奇怪的是并不怎么害怕了。

但是，忽然之间，那老道头顶上的蒸气一敛，却发出一声废然长叹，喃喃道：“不料我……今日毕命此处……”

这句话的声音衰弱不堪，使人绝难相信是这等身具上乘功力者所发，姚碗聪明无比，心中暗道：“看来这老道士分明是练功走脱了窍，但是，方才他那等功力委实是超凡入圣，怎么一下子就如云花凋残，废然如病？”

那老道又是长叹了一声，姚碗又走近了一些，藉着曙光可以看出这老道蒙着面目，皤然白髯中透出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凛凛正气，而姚碗却从老道的身上发现一种难言的慈蔼，她顿时忘却了一切恐怖，脱口叫道：“道长可是练功走脱了窍？”

那老道额门由红变白，这时，微一睁眼，没有答话。但姚碗知道那眼神告诉她“是的”。而且那眼神模糊不清，似乎视力已经衰弱。

她不知怎地，忽然动起侠义心肠来，大声道：“道长可需要晚辈一臂之力？”

那老道叹了一口气，轻声道：“你还是快离开此地吧，你不能助我的，快些走吧，等会儿我散功时一定十分可怕……你……你是一个好姑娘。”

姚琬和这老道素昧平生，她心中竟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之感，那老道说“你是个好姑娘”时，她心中竟然好像觉得是个慈祥的祖父在对自己说话一般，一时之间心中竟然一酸。

她低声道：“道长，晚辈不明白……”

老道双目紧闭打断她的话，道：“你是不是要问为什么如我等功力竟会走火入魔？贫道因为急于恢复……你还是别问吧，此事说来话长——”

姚琬叫道：“是啊，我方才见到道长功力真是高不可测……”

老道摇了摇头道：“你还是快走吧……你小小的年纪，竟能看出贫道练功脱窍，想来必是高人弟子……我且问你一句，你学了一身武功，究是为了什么？”

姚琬见他在这时忽然说起这话来了，不禁大是惊奇，而且老道士的话着实有点使她不大明白，于是她困惑地摇了摇头。

那老道闭着眼睛竟如能见着她摇头一般，轻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去了以后可以记得，在一个凄清的黎明，一个荒凉的破庙中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一个天下第一高手就这样悄没声儿地离开了人间……”

姚琬被他那苍老的声音挑动了脆弱的感情，她忘了自己的来意，带着颤抖的声音道：“道长，您别说啦，我知道，只要点您‘玄机’‘玉关’、‘虹丸’三穴，就能导您真气归窍，就是我怕我的功力太差，恐怕会弄巧成拙……”

那老道似乎十分惊奇地睁开了一双眼，但是，显然他已看不清东西，他的声音更加低微了：“你……你竟懂得这个，足见你见识不少啊……”

姚琬是从张大哥那里听来的，她听张大哥说，替人引渡真气，最是危险不过，若是本身功力不够，适足加速对方痛苦死亡，当下大为踌躇。

那老道士沉默了一下忽然大叫道：“你快走，走得远一些！”

姚晓没有出声，那老道士忽然又道：“你可愿意为贫道做一件事？”

姚晓道：“有什么事道长只管吩咐就是。只是——只是道长当真无法自疗吗？”

老道摇头道：“趁着我还没有散功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，我要快一点说……”

姚晓双眉轻蹙，但却不敢多问，只听老道低声道：“十三年前，此日此夕，在江南扬州城郊，一个姓陆的富豪家中，忽然起了一场大火，贫道适逢其事，赶到火场时才发觉那场大火是歹人纵火，而且纵火之人毒辣无比，把陆家满门大小不留活口地赶尽杀绝……”

姚晓想到那黑夜中强人纵火杀人血淋淋的情景，不禁暗打了一个寒噤。

老道士的声音微弱得像蚊子，他似乎已知散功身绝之期已近，说得愈来愈快，加上声音低弱，姚晓不知不觉渐渐靠近他，才能听得清楚。

老道士继续道：“贫道赶到之时，正见一人全身黑布蒙面，手执一个髻龄男孩厉声吼问说：‘快说！你妹妹躲在哪里？’

那男孩瞪着大眼，火光映在他的小脸上，我发觉那孩子脸上有一种令人难信的凛然之气，他尖声叫道：‘你杀了我我也不告诉你！’

那人伸手一点，那小孩立刻痛得在地上乱滚，我见这厮竟以武林中残忍的分筋错骨手法加在一个孩子的身上，不禁勃然大怒，那孩子实是旷世难见的奇人，他在地面上痛得连滚带弹，嘴都咬出了血，却是一声也不哼！”

姚晓忍不住哭叫道：“道长，你为什么还不救他？你为什么还不救他？”

老道叹道：“当时贫道一跃而下，先伸手解了孩子的点穴，那人未见贫道之面，突然一掌拍向贫道背上，贫道反手一掌把他震出三

步，当时，贫道也不暇多顾，忙抱了孩子跃出火场，那黑布蒙面之人和贫道互相始终没有清楚地朝相……”

姚琬插口道：“那孩子呢？那孩子既逃出那人的刀下，后来呢？”

老道低声道：“我抱着那孩子，走进了一座森林，忽然，一阵人声把我引向西方，我躲在树上瞧见那黑布蒙面的凶手正在和一个老头子说话。”

那老头儿道：“徒儿，报仇之事办完了？”

黑布蒙面人道：“师父，方才弟子逢见一个怪人，那人把姓陆的小鬼救去啦。”

那老头儿道：“是什么人，你可认得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他背对弟子，没有看见他的面貌，但那人功力实在高得怕人。”蒙面人忽然道：“师父，您那“白雪朱砂十二式”究竟什么时候才教弟子？”

老头道：“你别急啊，反正大后年你代表咱们这一派参加天下大战时，一定传你就是啦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师父，我真不知要怎么感激您。”

琬儿听他说这些不关紧要的话，但话语中却透出阵阵阴森森的杀气，她不禁觉得又冷又怕，不知不觉靠到老道的身边，轻轻抓住他的衣袖。

老道士轻声道：“我当时也在准备参加那大后年的各派决斗，心想，这是那一派呀？忽然，我发现那老头儿的口音很是古怪，心想，这怕是关外的派系。”

那老头儿道：“徒儿，咱们就走罢。”

忽然之间，那蒙面人从背后一剑刺入老头儿的心脏，那老头儿惨叫一声，才说出一声：“徒儿，你……”

那蒙面人又是双掌击出，同时撒身猛退，老头儿双手一阵乱指，却说不出话来，立时倒毙地上。”

姚琬吓得花容失色，连问话都不敢问了，老道士道：“我本要去阻止，但这时怀中那孩子忽然昏死过去……”

琬儿似乎对孩子特别关心，她惊叫了一声，却听老道士道：“是以我连忙替他推宫过穴，等到那孩子悠悠醒来，却见蒙面人从老头儿身上搜出一包秘笈之类的东西，冷冷道：‘老不死的要想藏私，哼！’

等到我跳下树时，那人已走得无影无踪，那人的面貌我虽未见着，但是，他的身形举止却使我难忘，终于，十日之前，我又见着那人啦——”

姚琬睁大了眼，道人忽然气喘起来，他急促地说：“我要赶快说……那人仍是用黑布蒙面，我当时仍认不出，现在我……我可记起来啦，就是那人，一点也不错，那凶手……”

姚琬触着他的手背，只觉一片冰冷，不觉急得芳心大乱，老道人气若游丝地道：“你……你快去找我徒儿，告诉……告诉他，毁他家园的人是个……喜以黑布蒙面的人……那人现在功力精进数倍有余……似乎精通天下各家名招……叫他不要胡乱猜疑什么……伏波堡啦……”

姚琬一听到“伏波堡”三字，不禁浑身一震，忍不住大叫道：“伏波堡？”

老道突然浑身骨格一阵怪响，他急叫道：“你快走，快走，告诉他……”

姚琬大叫道：“告诉谁？告诉谁？”

老道人奋力喊道：“陆介！”

姚琬有如全身被一阵电流通过，她呼地一声站了起来，她的脑海中同时飞快地现出了几个念头：“您，青木道长！天下第一的青木道长！”

她更没有丝毫考虑，猛一提全身的真力，并指向青木道长“玄机”、“玉关”、“虹丸”三大要穴。

黄山顶上，怪石嵯列。

在星罗棋布的大石中，葱生了株株冬青。

忽然，一个老头儿从一株大松树上跳了下来，嘴里唏唏噓噓地吹着小调，左手划方，右手划圆。

从石头后面又冒出一个老头，见了他便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四，你迟了一步，只能算老二了。”

老四打了一怔，见是老五，忙辩道：“你别不讲理，我在山上已住了三日，你现在才到，算老几？”

老五被他抢白了两句，老面微红，赌气道：“口说无凭，我哪知道三天五日，还不是由着你瞎说，告诉你，我作了八九十年的老么，今后可得扬眉吐气一番啦。”

他们两个红着脸，吹着胡子，兀自闹个不休，猛听得原先那株松树上，传来一声哈哈道：“两个毛头小伙子，老夫先去老地方也。”

老四惊道：“老大！”

老五被他这一提醒，也不再打话，一蹬脚，忙向信女峰奔去。

原来五雄赌斗夺宝以后，是要回到原来的地点，他们两个争得起劲，却把最重要的一点给忽略了。

老四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这下还不舍命直追？

他们三个这兔起鸢落，疾如流星，顿把饭功夫，已自到了信女峰之上。

待得老四看到那块大石，也就是半年前他们和碗儿赌联句的地方，老大早已稳如泰山般地坐在其上，心知被他占了先筹，自己暗暗顿足，懊悔在山上贪玩了三日，却把排行老大的机会给丢了。

再看看老五还差个十来步，更加心急，自己忙得一天星斗，结果还是轮个老三，老五到变成了第二，岂不笑掉人家大牙。

他心生一计，忙高喊道：“哎呀，有蛇！”

说着脚下绝不停顿，反而加速往前冲去。

原来老五小时被蛇咬过，不过他不和常人一样，长大了非但不怕蛇，而且专喜杀蛇。

他猛听得老四在后面怪叫，心想一定是条怪蛇，便本能地回头一看，脚下自然慢了，那晓得耳边忽地一阵异风，晓得上了大当，忙虎吼一声，情急之下，右拳往老三背后直捣。

这一阵拳风，再加上老五前冲之势，是何等惊人！

这老五却是精灵货，本就意会神通，老三早已料到老五会拼命，但也不敢轻视，忙吐气开声，两袖齐往后一拂。

只听得霹雳一声，三股气流激烈地回动着，地上的沙石纷纷被这人造旋风带上了高空。

老四被反激之力一逼，身形更加滞泄，而老五却借刀往前一冲，已自到了石上。

这下大势已定，老大咧嘴笑道：“当初打赌时怎么说的？”

两人道：“谁先得宝回到原处，谁就是老大。”

老五道：“好呀！便仍算你是老大，我可升了两级，是老二啦。”

老四一拍石头道：“我只升了一级，是老三。”

说着猛一摇头，仿佛心中老大不快的样子。

老大哈哈大笑，笑声未止，忽然一扳脸道：“宝物在哪里？”

老四听到宝物这两个字，右掌往自己后脑一拍，吐吐舌头，非常不好意思地扭扭怩怩道：“不提也罢，一提可真气死！”

说着两道粗眉往下一塌，好像是受过无限委屈的样子。

老五惊道：“你可遇上谁啦？”

老四像是初受挫折的大姑娘似地，低头道：“还不是那个破裤剑客！”

老大老五同时道：“哦？破裤剑客？”

老四见他们一番苦思不解的样子，不禁莞尔一笑道：“就是姓徐的那个死老头啦！”

言下好像并不觉得自己也是个老头似地。

老五恍然大悟道：“破竹剑客！”

老大一提到他，劲头就来了，白眉乱舞。

老四自己也忍不住大笑，指着老大道：“上次你把他的裤子都扯下来啦，可不是破裤剑客？”

老五笑得打跌，一掌拍在巨石上，将一角拍个粉碎。

老四笑声忽止，洋洋得意道：“我一和他朝相，便客客气气招呼他一声破裤大侠，那料他狗咬吕洞宾，反而追得我满街乱跑。”

老大笑道：“你太不争气，要是我，这次定要他光屁股。”

老五也道：“这个徐老头最好刁，上次还不是仗着全真杂毛，要不然凭他，恐怕早就光屁股啦！”

老四摇摇头道：“不见得，不见得，这老不死可也真有两手儿，九十来岁，瘦得一把骨头，还像个小伙子，精力蛮足的，我和他一直跑到祁连山，他还不是跟在我后面吃屁。”

老大晓得他一定是斗不过人家姓徐的，才被到处乱追，但也不说穿他。

老五笑道：“那和龙皮套又有何干？”

老四恨声道：“北海龙皮套！北海龙皮套，我被他这一搞，弄的我连北海都没见到，还说什么龙皮套牛皮袍！”

说着一顿口，反问老五道：“你呢？”

老五玉面顿时变色道：“我的运气比你好。”

老大一想自己灵芝草并未到手，不由心急道：“那么百蛊珠何在？”

老五叹了口气道：“南疆放蛊的是不少，少说也有百种，但偏就没百蛊珠，就是有，也没用。”

老四奇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还说运气比我好！”

老五笑道：“枉你活了百把年纪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”

“据说百蛊珠有雌雄一对，是南疆一种奇蛇的灵珠，用巫术施蛊附之于上而成，但这种奇蛇百年一见，暂且不说，而且也要施巫

术三十年方可大功告成，我算算，要再等个三五十年，恐怕我也有做老大的机会，珠子又有何用？”

老大摸摸白胡子道：“你真是少不更事，抢他个现成的便可以了。”

老五苦笑道：“你少多嘴。”

“这玩意儿真是绝宝，辛辛苦苦练成了，却只能用一次，三两日功夫，便成了普通的珠子，但可以雌雄两珠分二次用，我辛辛苦苦学会了符语，却没有解药。偷他个珠子也没用，况且早有人捷足先登也。”

老大纵纵肩膀道：“这下我们可栽到家啦！”

老四不服气道：“你也太无用，人家可偷，你就不能黑吃黑不成？”

老五怒道：“人家二十年前就偷去了，而且一并把解药的方子也带了走，我要再等下一个珠子，少说要五十多年，找以前那家伙，恐怕还更久些。”

老大自我安慰道：“算了，反正这百蛊珠不值什么，咱们也不稀罕。”

老五也叹口气道：“这玩意儿平常是不值什么，但一经施术，五天之后，方能生效，而有效期却为三天之内，此时，在其三丈之内，功力再好也难逃一死，而且又是无形无息，只有那施术的，须预服巫药才能无疑。”

老大唔了一声道：“今后咱们五人还是隔得远些，不要给人家一网打尽才好。”

老四打趣道：“只有老五不怕，他可见过那些已经被人用过的废珠，他只要在三丈之外发现了那种珠子他便能逃命了。”

老五正颜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否则我做老大可没机会了。”

老大念了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僧坐化之后，千万不要火葬，我最怕热，最好是沉在大海底，图他个永世清凉。”